

# 苏轼《偃松图》卷 与《古柏图》卷

徐邦达

## 一、《偃松图》卷（图一）

《石渠宝笈初编》御书房卷三二著录。纸本，短卷。墨笔画古松一树，左向横斜出盘石间。右边识：“眉山苏轼”行楷书四字，铃朱文“赵郡苏氏”大印一方。后纸明·张谦跋云：

“苏文忠公当宋之盛以文章重天下，然亦以才太高，名太盛竟不容于当时。惟其文之传于世，与韩、欧驰骋上下，百世之下，读之者莫不想见其人而起敬、起慕，岂特其文为然。虽信手寓笔于咫尺纸间，人得之者必宝重爱惜，袭而藏之，不以其物以其人也。此公所作《偃松图》，观者当于笔墨之外求之，自可见其精神劲爽，气韵清越，意趣与人迥殊，要非具眼莫能得其妙也。世之画者屑屑于形似而莫得其天真，是但见衣冠似孙叔敖而迹以为孙叔敖耳，岂足以知此哉！故余谓凡公之画，皆当以画外之画观之。盖公之文如其人，而其诗如其文，其画又如其诗，不以画外之画观之，不足得其妙也。永嘉张谦题”。

又朱惟嘉、郑伯固、钟琬、黄廷玉诗题，均称为苏画。末有项元汴记语，云：

“苏子瞻《偃松图》，名贤题咏，项子京真赏”。

前隔水有张照诗，画上有清高宗弘历诗，所有诗题均详见《石渠宝笈》御书房卷三二，不移录。卷中铃有明·李肇亨鹤梦轩诸印，项元汴诸印，清乾隆、嘉庆内府诸印。

按此图笔法劲利，是南宋行家之作，比之《怪木竹石图》工能有余，文雅不足，此正如卷后张谦所说的：“故余谓凡公之画，皆当以画外之画观之”，也就是东坡自己所说的要不求形似，那只有《怪》图才能符合此说。最明显不是苏氏真笔的一点，则更在款字上，此款书法平庸，去苏字距离较大，而且印记的篆法殊色也都不像是北宋时代之物。又看款书墨色暗淡而点划模糊，似乎是后来添上又故意揩擦使之古旧难辨，以迷人眼目，那么原非苏画而为加款附名，亦未可知，总之是南宋时代的伪本是毫无疑义的。张谦所评苏画种种，虽合乎逻辑，但与此图并无干系。又此卷用加浆半熟纸，在南宋人画中经常能够见到，也是定为南宋人画的一种佐证。至于题跋、鉴藏印记则全真，且似非后配，可见张谦等人都不是善鉴者。今藏北京赵氏。

## 二、《古柏图》卷（图二）

《寓意录》、《石渠宝笈初编》卷三六著录苏轼《古柏图》、张即之书杜诗合装一卷，均绢本。《古柏图》绢极粗，墨笔画老柏一树，

（下转76页）